

閱讀開啟她的人文之窗 書寫讓她一圓人文之夢

## 專訪簡美玲教授

客家文化學院不只關連客家，而是了解客家文化，包容“insider”跟“outsider”，那麼是否具客家身份就並非最重要的。——簡美玲

吳宓蓉 採訪撰文

**整**整一個半小時的訪談，簡美玲教授和我待在浩然圖書館置物櫃間，置身這狹窄空間，簡教授始終專注回答問題。而致力於人文研究的她，總是以編輯與書寫實現夢想，她在苗族異鄉書寫田野筆記的一句話，淋漓盡致地展現她這股意念：「書寫讓我自己離家那麼遠的地方活了下來。」

### 人文的啓蒙

提及她對人文的啓蒙，簡教授談到高中時期的鍾美芳老師。有別於各學科升學考試的導向，非師範體系出身的鍾老師以人文、歷史角度談《史記》，像是司馬遷特有對生命反省的筆調以及背負歷史任務而毫不肯妥協於權勢的精神。簡教授表示鍾老師對於這些作家、作品的談法，都不是當時可以在其他課堂獲得的。

此外，簡教授說的求知慾非常強烈，因為她的家鄉瑞穗沒有書店，因此只要有機會到花蓮市區，她就往書店跑，抱一堆書回家，儘管當時課業壓力甚重，她依舊利用時間閱讀課外書籍，簡教授以肯定的口氣說道：「閱讀可說是我踏上這條路的關鍵因素。」

簡教授認為閱讀文學和歷史能夠深刻了解「人」的過程，她一直對太實用或太直接的幫助方式並沒有太大興趣，她認為文學對她的吸引力是在於對人文、人性的深刻關懷，「因為了解本身就很困難，要了解人複雜的個體和群體更難，因

此我沒有很快就走到怎麼幫助人，而是停留在怎麼了解人。我想了解本身對人類的幫助也是重要的。」

## 從外文系到人類學

簡美玲教授大學就讀清華外語系，研究所轉向人類學領域，外文與人類學皆大致屬於人文範疇，因此我對教授為何由外文轉入人類學十分好奇，究竟兩者之間對簡教授有些什麼樣的差異？

簡教授談到，1980年代的清大外語，最突出的特點在於結構語言學及語言應用的訓練。當時的師資很不錯，而且因是外語系的第一屆，老師們把學生當成研究生帶，訓練紮實。同班及同屆後來培育出好幾位優秀的語言學家。

然而，簡美玲教授回想當年年輕的自己，有一種自己想像的大學生活。她以為大學應該懷有人文、浪漫的理想和知識討論。這種想法使得當年的她，無法只安於紮實的外語語言的訓練，也不滿足對於人現象的討論只侷限於深層的語言結構。當年她青澀而理想的認為，人文應有更寬廣的支撐。因此，大一下就萌生轉入人類學的念頭，但顧及家人想法和當時一般人在認知上總將人類學與考古關聯的矛盾，才暫時按耐這股念頭。

直到唸人類學研究所階段，簡教授發現自己很喜歡部落文化。她甚至坦白表示，當時年輕氣盛，對於外文系學生讀聖經、文學、英國文學、希臘悲劇和莎士比亞戲劇等，總感覺不是真實的貼近她個人對生命的體驗及想像。「直到唸人類學後，從民族誌的閱讀及書寫，才感覺自己是踏在可以完全和我的生命契合的位置上。」但簡教授補充表示，如果當時的清大外文是像現在外文系的多元，不僅有結構語言學，還有社會語言學，文化研究等，這些豐富的人文探討，那或許她就留在外文的領域了。

## “編輯”實現她的人文之夢

簡美玲教授就讀花蓮女中時，校內除樂隊外，並無其他社團，她對社團早已蓄積許多期望，因此大學時期，簡教授非常活躍於社團，不僅參與清華雙週刊（校刊）的編載，也是寫作社與仁愛服務社的社員。

談到關於社團的經驗，簡教授表示社團的環境找到一群可以凝聚情感及可以

一起築夢的同學。她表示，當時的社團可一點也不馬虎，不但請指導老師授課，也跨校和其他社團合作，甚至有學長已經是詩人，學長姐就帶著學弟妹做，「當時真的是很認真在做一些事，」從簡教授眼神中，彷彿看見當年那一群充滿青春與熱情的學生，在校園中忙進忙出。

由於簡教授對寫作和編輯的喜愛與投入，對她日後求職助益頗大，大四下畢業前，簡教授就在階梯公司找到英文執行編輯工作。在清大外語的英、日語的訓練及自己對中文書寫的長久興趣，使她順利的進入專業編輯的領域。她笑著說當時甚至會將教材與文化結合，因此她回想起來仍覺得是很愉快的工作經驗。

談及此，發現簡美玲教授由學生時代走來，始終相當專一於她對人文的興趣與實踐，而不是蜻蜓點水式的學習，簡教授微笑著為她的編輯理想下了一個很美的註腳：「我有一種夢，就一直在做它，儘管看來我像是有些不實際；但你也可以說我有點實際，因為我一開始就抓到編輯這個具體的工具，使人文這個夢可以持續，也使人文不只是停留在閱讀。」

## 貴州苗族的田野調查

談到為什麼會以苗族作為研究對象，並且以親屬和性別為研究主題，教授先澄清並非為研究苗族才走進苗族，她說念博士班時，在讀文獻時，發現「婚後居」制度在亞洲大陸的南方展現豐富的多樣性。尤其吸引她的是婚後女方得以緩落居夫家並且長住娘家，大概是因為她當時已經結婚並生下一子，因此導致她對此主題特別感到興趣。

因緩落夫家的婚後居在中國西南地區許多少數民族社會都很盛行，指導老師建議她以此區作為研究區域。

至於研究主題，簡教授表示自己研讀碩士班時是專攻醫療人類學和心理人類學，並在台灣東部的秀姑巒阿美族部落進行民族誌的田野研究。博士班則因為選修課程逐漸轉為關於親屬和性別方面。博士期間穩紮穩打的訓練，並對這些主題日久生情，也使她逐漸關注於「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來看女人的生命如何被安排的問題。」針對苗族的親屬、婚姻與情感的研究，事實上是一直扣著這個核心。

相較於某些人類學家著作中提到當地惡劣的衛生條件、繁雜的證件手續，要不就是與當地人民因為語言隔閡相處上的糗事等等，簡教授笑談自己的適應能力強，儘管一兩個月才能真正洗一次澡或是幾乎沒有肉食，只吃青菜，對她而言都

# 交大客家學院

不成問題，但是曾經有個資料被沒收的遭遇卻使她相當難以釋懷。簡教授說：「以前一進到寨子就很放心，自從有過那事情後，我開始會不安的幻想，擔心他們會不會又扣押我的信或田野筆記。」簡教授最後還感慨的說：「在中國做研究真的很難，除了學術、研究上突破，還有兩岸政治關係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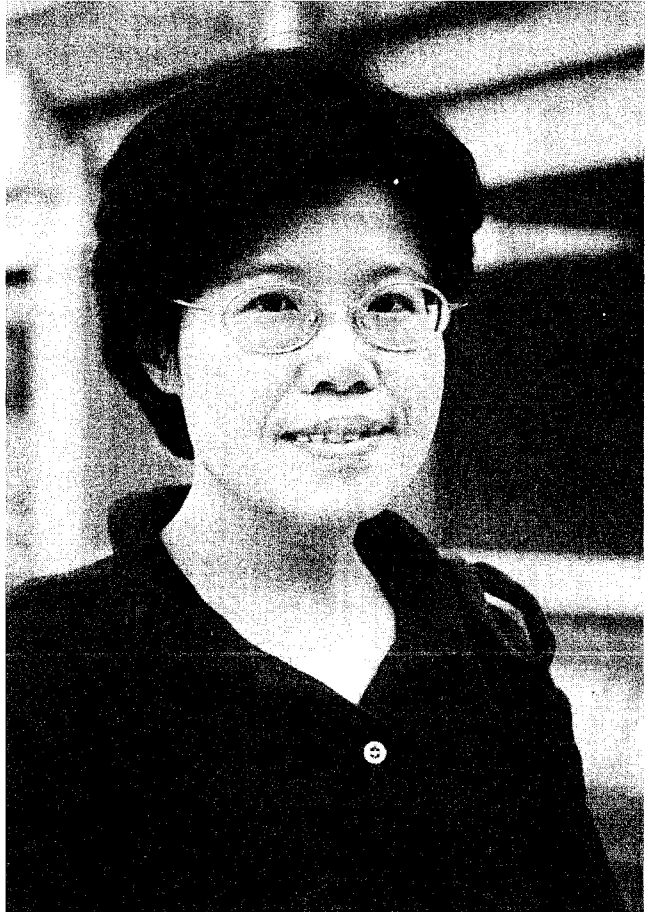
## 苗族研究經驗與客家研究的連結

「如果說我做客家可以做到和苗族一樣深入，大概是騙自己的。」簡美玲教授坦誠地說。她為進行苗族研究，自1996年開始一系列的修課、讀文獻、學習苗語、尋找田野點、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書寫研究計畫書，以及將近一年半的貴州民族誌田野研究。這些都在為博士論文的書寫作準備，並且是全力投注在這件事上。

如今要教書兼研究，同時有許多其他任務要執行，因此，轉入客家的研究，現實環境已無法與做苗族研究般同日而語，因為已經失去學生得天獨後的條件——只為讀書及書寫論文而做研究。但是，簡教授認為她現在從事客家研究，可發揮研究苗族過程中較為成熟的學術經驗，區域歷史及比較的視野，並帶領年輕夥伴進行客家研究。

簡教授認為，苗族和客家族群的相同連結在於兩者皆是相對於漢的周邊族群、分布於中國南部區域，在歷史的經驗中與中國國家力量有長久的互動關係。

並也難能可貴的創造獨特的文化價值。相較於漢文化或儒家文化，傾向於壓抑個人情感，苗族將個人情感視為核心。像貴州東南部苗族的「游方」，就是指



簡美玲教授提供

表兄弟到各寨敲表姊妹等女性表親的窗戶。女孩若答應，一群人就一塊出去玩，男女即使已婚都可參與游方，直到女方懷孕當媽媽或男方兒女長成。簡教授說道：「在苗族，個人情感中浪漫的部份，反而是在婚姻外的異性結伴中達到的，雖然你也可以說游方的情感不少是在調情，戲謔或表演，但畢竟就是與漢的道德觀，或是婚姻必然與個人浪漫情感相連結的概念有所不同。」

教授提出在漢人與客家目前的研究，對於婚姻和女性的生命及情感的討論仍是被忽略的。因此簡教授希望之後以民族誌的方式進行口述史以及客家情歌研究，佐以文獻、方誌的記載，以彌補客家婦女這段生命史經驗在了解上的不足。

### 對院內學生的期許及教學方向

簡美玲教授認為客家文化學院不只關連客家，而是了解客家文化，包容“insider”跟“outsider”，那麼是否具客家身份就並非最重要的。

簡教授期望不只培育學生客家的知識，而是回到更基礎的培育學生具有較為深刻的人文概念。也因此教授期望引導學生充分的在「對於客家社會歷史的了解」以及「具體的人文討論」兩者之間學習以及成長。她認為任何領域傑出的學者（不分人文或理工），都在面對具體的對象，然後提出理論及理解。客家文化的討論，將使交大客家文化學院院內學生更早對於人文有具體討論及思辯的對象。

最後簡教授說：「客家資料的討論如脫離了知識及人文，學生會不知道為何要研究客家。但客家研究的執行或客家史料的閱讀，若能使學生更理解人及人群，事實上則呈現出求知的意義。」∞

#### 簡美玲教授小檔案

學歷：清華大學外語系、清華大學人類學碩士、人類學博士

專長：文化人類學、親屬、情感、性別研究、歷史民族誌、語言人類學、苗族研究、客家研究、阿美族研究

現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